Preface to the Mao text of the Book of Poetry P.1

毛詩序

《關雎》[1]，后妃之德也[2]，風之始也，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。故用之鄉人焉，用之邦國焉。風，風也，教也；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。

詩者，志之所之也[3]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故嗟嘆之，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

情發於聲，聲成文謂之音[4]。治世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；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國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[5] 故[6] 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。先王[7] 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。

故詩有六義焉：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[8] 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[9] 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風。至於王道衰，禮義廢，政教失，國異政，家殊俗，而變風、變雅[10] 作矣。國史[11] 明乎得失之迹，傷人倫之廢，哀刑政之苛，吟詠情性，以風其上，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。故變風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。發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禮義，先王之澤也。是以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；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。[12] 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是謂四始[13]，詩[14] 之志也。

然則《關雎》《麟趾》[15] 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繫之周公。南，言化自北而南也。《鵲巢》《騶虞》[16] 之德，諸侯之風也[17]，先王之所以教[18]，故繫之召公。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是以《關雎》樂得淑女，以配君子[19]，憂[20] 在進賢，不淫其色；哀窈窕，思賢才，而無傷善之心焉。是《關雎》之義也。[21]

藝文書局胡克家 1809 重雕宋淳熙本《文選李善注》卷四十五

852